

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第三十七

五百大阿羅漢等造
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

雜蘊第一中無慚愧納息第五之四

藍字部分：《發智論卷二》釋論範圍

諸心過去，彼心變壞耶？…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為止他宗，顯正義故。

謂或有執～過去、未來，非實有體，現在是無為。彼於三世愚惑不了，起如是執，為遮彼執，欲顯～實有過去、未來，現在是有為法。

復次，有諸外道，執～有為法，行於世時，物性相隱。

有諸外道，執～有為法，行於世時，物性相變。

有諸外道，執～有為法，行於世時，物性相往。

為遮彼執，顯～有為法，前滅、後生，故作斯論。

○諸法變壞，略有二種：一、世變壞。二、理變壞。

世變壞者。謂：過去世，現在變壞，名過去故。

理變壞者。謂：染污法。諸染污法，皆違理故。

過去-染污心→具二變壞。

不染污心→唯世變壞。

未來、現在-染污心→唯理變壞。

不染污心→不名變壞。

是謂此處略毘婆沙。

諸心過去，彼心變壞耶？

答：諸心過去，彼心皆變壞。謂：染污心，具二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不染污心，唯世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有心變壞，彼心非過去。謂：未來、現在-貪、恚相應心。

彼心但由理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為證此義，復引《契經》→如世尊說：

「汝等苾芻，設被怨賊，鋸解汝身，或諸支節，汝等於彼，心勿變壞，亦當護口，勿出惡言；若心變壞及出惡言，於自所求，深為障礙。」此

證瞋心，名為變壞。（怨。謂：怨對；賊。謂：劫盜）

問：何故但說「鋸解身支」？

答：欲顯能為多苦因故。謂：刀稍等傷害身時，有入時苦、出時不苦；有出時苦、入時不苦；若以鋸解，入、出皆苦。於此極苦，尚不應瞋，況於輕苦，而當瞋恨。自所求者，善趣涅槃。

又世尊說：「汝等苾芻，於妙欲境，不應發起，變壞之心。」此證貪心，名為變壞。

妙欲境者→謂：五妙欲。

變壞心者→謂：婬欲心。

問：若現在至過去，說過去法，名世變壞者；未來至現在，何故現在法，**不名世變壞**耶？

答：若變壞已，**不復**變壞，名世變壞；現在-變壞，**復當**變壞，是故**不說**為世變壞。

復次，若世，具有世變及作用壞者，名世變壞；現在雖有世變，而**無**作用壞，以現在法-有作用故，**不名**世變壞。

復次，世間**共許**已謝滅法，名世變壞，**不說**現在，是故現在**非**世變壞。

問：一切煩惱無不違理，皆應名理變壞，何故但說「貪、瞋二心，名變壞」耶？

答：是作論者，意欲爾故…乃至廣說。

有說：此中，亦應說「餘煩惱相應心，名為變壞。」而不說者，當知此義有餘。

有說：不應責問作論者意，以作論者依經造論，經中但說貪、瞋相應，名為變壞，非餘煩惱，是故不說。

【此二：貪、瞋相應之心】

問：置作論者，世尊何故，但說貪、瞋相應之心，名為變壞，不說餘耶？

答：佛觀所化，**應聞**貪、瞋相應之心，名為變壞，而得**悟解**，辦所作事，故說此二，非餘煩惱。

復次，佛觀此二，變壞「所依」及「所緣境」，是故偏說。

●**貪**變壞所依者→若貪-現前，身便柔軟，輕舉怡悅。

變壞所緣者→若所愛境-現在前時，心、心所法於彼耽染時，所依空如無情物，於**麤穢**境-見為淨妙。

●**瞋**變壞所依者→若瞋-現前，身便**麤**強，沈重慘頓。

變壞所緣者→若所憎境-現在前時，心、心所法於彼憎惡、不欲面對，況能視之，於**美妙**中，謂為鄙陋。

復次，佛觀此二，變壞「色」、「形」，是故偏說。

●**貪**變壞色者→若貪-現前，令所依身，變成黃色。

變壞形者→若增上貪-數數現起，男形隱沒，女形出現。

●**瞋**變壞色者→若瞋現前，令所依身，變成異色。

變壞形者→若增上瞋-數數現起，人形相滅，蛇形相生。

曾聞有一離繫外道，雖依佛出家，而**不捨**本見聞。

佛弟子說彼法中，種種過失，生**重瞋**恚，由瞋恚故，變作毒蛇。

復次，佛觀此二，變壞「分位」及「眾同分」，是故偏說。

●**貪**變壞分位者→由貪力故，說諸男、女、幼、少、中年、老年差別。

變壞眾同分者→如世尊說：「有欲界天，名為戲忘。彼耽戲樂，身極疲勞，心便忘念。由忘念故，而便殞歿。」

●**瞋**變壞分位者→由瞋力故，亦說男、女、幼、少、中年、老年差別。

變壞眾同分者→如世尊說：「有欲界天，名為意憤。彼憤恚故，角眼相視，由此相視，憤恚更增。如是多時，而便殞歿。」

復次，佛觀此二，變壞-自、他身及眾具，過餘煩惱，是故偏說。
復次，佛觀此二，能生種種違、順過失，過餘煩惱，是故偏說。
復次，佛觀此二，是鬭諍本，過餘煩惱，是故偏說。
復次，世間種種深重過失，多由愛、憎，是故偏說。
復次，此二隨眠，遍在六識，皆自力起，是故偏說。
復次，此二隨眠，是諸歡感煩惱根本，又能生長依諸身心種種過患及眾苦惱，是故偏說。

諸心染著，彼心變壞耶？…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復作此論？

答：前說於妙欲境，不應起貪；於解身支，不應起瞋。勿謂唯欲界修所斷貪、瞋，名為變壞。欲顯「三界貪及五部貪、瞋，皆名變壞」，故作斯論。

諸心染著，彼心變壞耶？

答：諸心染著，彼心皆變壞。

謂：過去者→由世及理，二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未來、現在者→但由理變壞，故名變壞心。

有心變壞，彼心非染著。

謂：過去-貪不相應心。

若染污者→由二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不染污者→但由世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及未來、現在瞋相應心。

此心但由理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為證此義，復引《契經》→如世尊說：「汝等苾芻，設被怨賊…廣說，乃至於自所求，深為障礙。」

此中略故，但說染著，理亦應說有憎惡心。

諸心憎惡，彼心變壞耶？

答：諸心憎惡，彼心皆變壞。

謂：過去者→由二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未來、現在者→但由理變壞，故名變壞心。

有心變壞，彼心非憎惡。

謂：過去-瞋不相應心。

若染污者→由二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不染污者→但由世變壞故，名變壞心。

及未來、現在貪相應心。

此心但由理變壞，故名變壞心。為證此義，亦應引經。如世尊說：

「汝等苾芻，於妙欲境，不應發起變壞之心。」雖諸染污心，皆名變壞，而由如前說故，但說二種。

云何掉舉？…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欲令疑者，得決定故。謂：世尊說：「掉舉、惡作，合立一蓋。」

或有生疑～離掉舉、無惡作；離惡作、無掉舉。欲令此疑，得決定故，顯
～離掉舉、有惡作；離惡作、有掉舉，故作斯論。

云何掉舉？

答：諸心-不寂靜、不止息、輕躁、掉舉，心躁動性，是謂掉舉。

此中論主，於異名、義得善巧，故作種種說，文雖差別，而體無異。

云何惡作？

答：諸心-焦灼、懊變、惡作，心追悔性，是謂惡作。如是諸名，義如前說。

諸心有掉舉，彼心惡作相應耶？

答：應作四句。此二，互有寬、狹義故。

①有心有掉舉，非惡作相應。謂：無惡作心，有躁動性。

即色、無色界-五部染污心，欲界-見所斷-四部心及修所斷-染污五識，惡作不相應-染污意識。

②有心有惡作，非掉舉相應。謂：無染污心，有追悔性。

即苾芻等，護學處者，多有此心，如應收舉床几等物，而不收舉，及應閉門，而不閉等。依福、非福亦有此心。

此中惡作，總有四句。一、有惡作-是善，於不善處起。

二、有惡作-是不善，於善處起。

三、有惡作-是善，於善處起。

四、有惡作-是不善，於不善處起。

第一句者（有惡作，是善於不善處起）：謂如有一作惡事已，心生追悔：「我所作者，非為好作，何因作此不善事耶？」如護學處諸苾芻等，有所違越，便生悔恨。

第二句者（有惡作，是不善於善處起）：謂如有一作善事已，心生追悔：「我所作者，非為好作，何因作此無用事耶？」如勝家長者，施獨覺食已，心生追悔：「我寧以此食與奴婢作使，何乃施彼髡頭沙門？」

第三句者（有惡作，是善於善處起）：謂如有一作少善已，心生追悔：「我所作者，非為善作，何不多作此善事耶？」如尊者無滅言：「我若知彼有此威德，應更多施，何大少耶？」

第四句者（有惡作，是不善於不善處起）：謂如有一作少惡已，心生追悔：「我所作者，非為好作，何不多作如是事耶？」如屠膾等，作少惡已，悔不多作。

此四句中，第一、第三，名有惡作，非掉舉相應心。

③有心有掉舉，亦惡作相應。謂：染污心，有追悔性。

即前四句中，第二、第四句，是此所說。

問：此中何故，不說有躁動心，有追悔性。而但言染污心，有追悔性耶？

答：但是染污心，必有躁動，不說自成。若說有躁動心者，則疑染污心中，有無躁動者，故但說染污心。即由此故，前第二句說「無染污

心，有追悔性」，無躁動義，亦不說自成：若說「無躁動心，有追悔性」者，則疑無染污心，或有躁動故，前但說無染污心。

④有心無掉舉，亦非惡作相應。謂：除前相。

此中所名，以「相」聲說，若法已立名、已稱說者，作前三句；未立名、未稱說者，作第四句，故言除前相，此復云何？謂《識蘊》中，作此四句：「初句取無惡作，有掉舉心。第二句取無掉舉，有惡作心。第三句取有掉舉，有惡作心。除此，所餘無掉舉，無惡作心作第四句。」

云何惛沈？…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為令疑者，得決定故。如世尊說：「惛沈、睡眠，合立一蓋。」

或有生疑～離惛沈，無睡眠；離睡眠，無惛沈。欲令此疑，得決定故，顯～離惛沈，有睡眠；離睡眠，有惛沈，故作斯論。

云何惛沈？

答：諸身重性、心重性，身不調柔、心不調柔，身瞢瞡、心瞢瞡，身憤悶、心憤悶，心惛重性，是謂惛沈。

此中論主，於異名、義，得善巧故，作種種說。文雖差別，而體無異。

身重性者→顯五識相應惛沈。

心重性者→顯意識相應惛沈。

由此餘句，應知亦爾。

心惛重性者→顯此皆是心所法性。

云何睡眠？

答：諸心睡眠、惛微而轉，心昧略性，是謂睡眠。

心睡眠者→顯此但與意識相應。

惛微轉者→顯異覺時及無心定。

心昧略性者→顯此自性是心所法。謂：「略」即簡五識相應，「昧」簡諸定及分別意。

諸心有惛沈，彼心睡眠相應耶？

答：應作四句，此二互有寬、狹義故。

①有心有惛沈，非睡眠相應。謂：無睡眠心，有惛沈性。

即色、無色界一切染污心，及欲界-覺時-諸染污心。

②有心有睡眠，非惛沈相應。謂：無染污心，有睡眠性。

即欲界-善、無覆無記-睡眠相應-意識。

③有心有惛沈，亦睡眠相應。謂：染污心，有睡眠性。

即欲界-染污-睡眠相應-意識。

此中問、答，如前掉舉、惡作中說。

④有心無惛沈，亦非睡眠相應。謂：除前相。

此中所名以「相」聲說，若法已立名、已稱說者，作前三句；未立名、未稱說者，作第四句，故言：除前相，此復云何？謂《識蘊》中，作此

四句：「初取有昏沈，無睡眠心。第二句取有睡眠，無昏沈心。第三句取有昏沈，有睡眠心。除此，所餘無昏沈，無睡眠心作第四句。」

睡眠當言善耶？…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前說睡眠，心昧略為性，未說「為是善、為不善、為無記。」今欲說之，故作斯論。

睡眠當言「善耶？不善耶？無記耶？」

答：睡眠應言「或善、或不善、或無記。」謂：睡眠時，心、心所法有三種故。

云何善？謂：善心睡眠，昏微而轉，心昧略性。由彼覺時，於諸善事，好行串習，故睡夢中，亦復隨轉；如在本有，於諸善事，好行串習，彼於死有，或中有中，亦復隨轉，此亦如是。

問：此睡夢中，所起善法，為加行善？為生得耶？

答：唯生得善，以昏微故。

有餘師說：亦加行善。

以於文義，亦簡擇故。

云何不善？謂：不善心睡眠，昏微而轉，心昧略性。由彼覺時，於不善事，好行串習，故睡夢中，亦復隨轉；如在本有，於不善事，好行串習，彼於死有，或中有中，亦復隨轉，此亦如是。

問：此睡夢中，所起不善，為見所斷？修所斷耶？

答：通二所斷。

云何無記？謂：無記心睡眠，昏微而轉，心昧略性。由彼覺時，於無記事，好行串習，故睡夢中，亦復隨轉；如在本有，於無記事，好行串習，彼於死有，或中有中，亦復隨轉，此亦如是。

問：此睡夢中，所起無記，為是有覆？為無覆耶？

答：二種俱有。

有覆無記者→謂：欲界-身、邊二見-相應睡眠。

無覆無記者→謂：威儀路、工巧處、異熟生，非通果。

威儀路者～如睡夢中，自調行等。

工巧處者～如睡夢中，自調畫等。

異熟生者～如睡夢中，除前所說，餘無記轉。

有餘師說：唯異熟生。是睡眠中，無覆無記，以心昏昧，不發身語，故無威儀及工巧性。

夢中當言「福增長耶？」…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前說睡眠通善、不善、無記，未說「夢中，有福增長」等，今欲說之，故作斯論。

夢中當言「福增長耶？非福增長耶？非福非非福增長耶？」

答：夢中應言：「或福增長，或非福增長，或非福非非福增長。」

有處說：「得，名為增長。」；有處說：「生，名為增長。」

●何處說：「得，名為增長？」

如《定蘊》說：「何故異生退時，見、修所斷結增長；世尊弟子退時，唯修所斷結增長？」彼處說：「得，名為增長。」

●何處說：「生，名為增長？」

如《施設論》說：「異生欲貪、隨眠起時，必起五法：一、欲貪隨眠。二、欲貪隨眠增長生。三、無明隨眠。四、無明隨眠增長生。五、掉舉。」彼處說：「生，名為增長。」

此中說：「能取愛，非愛果等-思，名為增長，以此能取，如應果故。」

福增長者，如：有夢中布施、作福、受持齋戒，或餘隨一福相續轉。其事云何？彼隨覺時，善勝解力，夢中還似彼善事轉故。如覺時，能取愛果，說為增長。謂：

- 若覺時，好行布施，或以飲食，或以衣服、臥具、醫藥、房舍等事，給施於他，由斯串習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此所作轉。
- 若於覺時，好作福業，或勤修理佛、法、僧事，道路、橋梁、園林、花果、池沼、福舍，或樂瞻病、供侍有德，或營五年大會等福，由斯串習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此所作轉。
- 若於覺時，受持八齋及諸禁戒。謂：苾芻等七眾律儀，由斯串習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此所作轉。
- 若於覺時，好樂誦讀、聽問說授、思惟簡擇-三藏文義，由斯串習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此所作轉。
- 若於覺時，修不淨觀，或持息念、四念住等諸觀行問，由斯串習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此所修轉。

由如是等勝解力故，夢中福業，亦得增長。

非福增長者，如：有夢中，害生命、不與取、欲邪行故，妄語、飲諸酒，或餘隨一，非福相續轉。其事云何？彼隨覺時，惡勝解力，夢中還似彼惡事轉故。如覺時，取非愛果，說為增長。謂：

- 若覺時，好害他命，如：屠羊等；或不與取，如：劫賊等；或欲邪行，如：姦非者；或故妄語，如：偽證等；或飲諸酒，如：耽酒人；或作其餘撻打、罵詈、讒構彼此，俳優、歌詠、飲噉血肉、貪著五欲，增惡三寶、憍慢、邪見、嫉妬等事，由斯串習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彼所作轉，故於夢中，諸非福業，亦得增長。

非福非非福增長者，如：有夢中，非福非非福相續轉。其事云何？彼隨覺時，非善、非惡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彼事而轉故。如覺時，能取非愛非非愛果，說為增長。謂：

- 若覺時，作威儀路、或工巧處、或作田種、擔負等事，由斯串習勝解力故，夢中還似彼所作轉，故於夢中，非福非非福業，亦得增長。

問：若於夢中，福增長者，何故佛說：「愚人眠時，無果異熟」？

答：如人覺時，能作種種田種等事，眠則不能。如是覺時，能修種種殊勝善業。謂能讀誦、聽聞、說授、簡擇文義，修不淨觀、持息念等，別、總念住、順決擇分、入正決定得預流果…乃至能得阿羅漢果，或復能修人天勝業。眠時於此，皆不能成，故說：「眠時，無果異熟」。
是故尊者世友說曰：眠時所作福業果少，故說無果，非謂全無。

問：若於夢中，非福增長，何故佛說：「寧當睡眠，勿起惡覺」？

答：如人覺時，數起種種增上惡覺；眠時則無，故作是說。非謂夢中，一切非福皆不增長。

問：夢中善、不善業，能引眾同分不？

答：不能。以明了業，能引眾同分，彼昧劣故。

有說：亦能。謂：彼能引蟻螻、蚯蚓等闇劣眾同分，非餘勝者。

評曰：如是說者，不應作是說，如前說者好，眠時，但能造圓滿業，非牽引業，隨他力轉，性昧劣故。然！得欲界-五蘊異熟。

夢名何法？…乃至廣說。

問：何故作此論？

答：前雖說夢作用，而未說夢自性，今欲說之。

復次，為破他宗，顯正義故。

謂或有執～夢非實有，如譬喻者。彼作是說：「夢中，自見飲食飽滿，諸根充悅；覺已，飢渴、身力虛羸。」「夢中，自見眷屬圍繞，奏五樂音，歡娛受樂；覺已，皆無、獨處、愁頓。」「夢中，自見四兵圍繞、東西馳走；覺已，安然。」由此應知，夢非實有。

為遮彼執，顯～實有夢。若夢非實，便違《契經》。

如《契經》說：「我為菩薩時，於一夜中，作五大夢。」

又《契經》說：「勝軍大王，於一夜中，作十大夢。」

《毘奈耶》說：「訖栗雞王，於一夜中，作十四夢。」

又《契經》說：「難地迦母來白佛言：『我夫犯戒，既命終已，於夜夢中現，昔時身來，謂我曰「汝是我婦，可為昔事。」世尊！我時都無異想，曾無一念隨順彼心！』世尊告曰：『善哉善哉！汝是不還果人，豈復染斯欲事。』」

又《契經》說：「汝等當斷如夢之法，此法是何？謂五取蘊。」

又《伽他》說：「如夢所會人，覺已便不見，死已於所愛，不見亦復然。」

若夢非實，便與此等所說相違，由是因緣，故作斯論。

夢名何法？

答：諸睡眠時，心、心所法於所緣轉，彼覺已，隨憶，能為他說：「我已夢見如是、如是事。」是謂夢。

問：若夢所見，覺已不憶。設憶，不能為他說者，為是夢不？

答：彼亦是夢，但不圓滿。若圓滿者，是此所說。

問：夢以何為自性？

答：即以夢時-心、心所法而為自性。

有作是說：意為自性。由意勢力，諸心所轉，取夢境故。

有餘師說：念為自性。由念勢力，覺已隨憶，為他說故。

或有說者：五取蘊為自性。夢時，諸蘊展轉相資成夢事故。

復有說者：以一切法為夢自性。皆是夢心所緣事故。

評曰：如是諸說，雖各有義，而最初說，於理為善。以此中說，諸睡眠時，心、心所法於所緣轉，此顯睡時，若心、心所法，於所緣境明了轉者，說名為夢，不說餘故。

問：夢在意地，非五識身，如何夢中能見色等？

有作是說：是諸鬼神，先示其人吉、不吉相，雖在意地，而緣色等。

尊者妙音作如是說：夢中法爾能見當來吉、不吉相。通達夢事，制造夢書。諸仙人等，作如是說。

大德說曰：夢中雖無眼等五識，能見色等，而由意地，眠勢衰微，夢見色等，如難地迦母所見夢事。

尊者世友作如是說：由五因緣，見所夢事。如彼頌言：「由疑慮串習，分別曾更念，亦非人所引，五緣夢應知。」

壽吠陀書作如是說：七因緣故，夢見色等。如彼頌言：「由曾見聞受，希求亦分別，當有及諸病，七緣夢應知。」

●應說五緣，見所夢事：

一、由他引。謂：若諸天、諸仙、神鬼、呪術、藥草，親勝所念及諸聖賢所引，故夢。

二、由曾更。謂：先見聞覺知是事，或曾串習種種事業，今便夢見。

三、由當有。謂：若將有吉、不吉事，法爾夢中，先見其相。

四、由分別。謂：若思惟、希求、疑慮，即便夢見。

五、由諸病。謂：若諸大不調適時，便隨所增，夢見彼類。

問：何界、趣、處，有此夢耶？

答：欲界有夢，非色、無色，彼無睡故。於欲界中。

有作是說：四趣有夢，唯除地獄。彼由苦逼，無睡眠故。

●應說地獄，亦容有夢。

如《施設論》說：「等活地獄中，雖熱所逼，骨肉焦爛，有時冷風所吹，或因獄卒唱活，彼即還活、骨肉復生，苦受暫停，便生少樂。」由此故知，亦容有睡，因斯有夢。

問：何等補特伽羅有夢？

答：異生、聖者，皆得有夢。聖者中，從預流果…乃至阿羅漢、獨覺，亦皆有夢，唯除世尊，所以者何？夢似顛倒，佛於一切顛倒、習氣，皆已斷盡，故無有夢。如於覺時，心、心所法，無顛倒轉，睡時亦爾！

問：佛亦有睡眠耶？

答：有！云何知然？《契經》說故，如《契經》說：「諸離繫子，來至佛所，作是問言：『喬答摩尊！有睡眠不？』」
世尊告曰：『祠火當知，我極熱時，為解食悶，亦暫睡眠。』
彼復白佛：『世有一類沙門、梵志，作如是言：「有睡眠者，即是愚癡，喬答摩尊，將無是事。」』
世尊告曰：『若有諸漏雜染，後有生、老、病、死苦果，未斷、未遍知而睡眠者，可名愚癡；佛於諸漏雜染，後有生、老、病、死苦果，已斷、已遍知故，雖有睡眠，不名愚癡。』」

然諸睡眠，略有二種：一、染污。二、不染污。

諸染污者→佛及獨覺、阿羅漢等，已斷遍知。

不染污者→為調身故…乃至諸佛，亦現在前，況餘不起。故知諸佛亦有睡眠，是故睡眠通五趣有，中有亦有，在胎、卵中，諸根身分已滿足者，亦有睡眠。

問：夢所見事，為是曾更？為非曾更？設爾！何失？若曾更者，云何夢見有角人耶？豈曾有時見人有角。《契經》所說，復云何通？如說：「菩薩於一夜中，作五大夢：一者、夢見身臥大地，頭枕妙高山王，右手攬西大海，左手攬東大海，兩足攬南大海。二者、夢見有吉祥草，名曰堅固。從臍中出，漸高漸大，遍覆虛空。三者、夢見有諸蟲鳥，身白頭黑，緣菩薩足，極至膝輪，還復退落。四者、夢見有四色鳥，從四方來，至菩薩邊，皆成一色。五者、夢見糞穢，山上經行往來，而不被污。」菩薩何處曾更此事，而夢見耶？若所夢事，非曾更者，云何菩薩非顛倒耶？

有作是說：夢所見事，皆是曾更。

問：若爾！云何夢見有角人耶？豈曾有時見人有角？

答：彼於覺時，異處見人、異處見角，夢中昏亂，見在一處，故無有失。

復次，於大海中，有獸似人，頭上有角，彼曾見之。今還夢見，以大海中，遍有一切有情形類，故名大海。

問：菩薩五夢，復云何通？菩薩豈曾更如是事！

答：曾更，有二：一者、曾見。二者、曾聞。菩薩昔時，雖未曾見，而曾聞故，今夢見之。

問：菩薩何時，聞如是事？

答：曾於過去諸佛法中，修習梵行，彼佛亦曾夢見斯事，為其宣說，從彼得聞，故今夢見。

有作是說：劫初時人，亦有夢見如是事者，從彼傳說，菩薩得聞，由此今時，復還夢見。

復有說者：夢所見事，非必曾更。

問：若爾！云何菩薩非顛倒耶？

答：此是無上正等菩提之先兆故，非顛倒攝。

問：諸占夢書，誰之所造？

答：仙人所造。彼由宿住隨念智力憶念本事，而造此書。

問：彼智不能觀未來境，觀未來境，乃是願智。彼無願智，云何能造占未來事諸夢書耶？

答：彼由「比知」未來夢事。謂：見過去-如是夢者，有如是果，現在亦然。由此「比知」未來-如是夢者，亦當有如是果，故彼能造諸占夢書。

有說：諸仙亦有獲得妙願智者，能造此書，為諸有情避危難故。

問：夢境、宿住隨念智境，何者為多？

答：夢境多。非第四靜慮-宿住隨念智境。所以者何？第四靜慮-宿住隨念智唯能憶念三無數劫；夢則能知無數無數大劫之事故。

有問言：頗有不入靜慮、不起通慧，而能得知無數無數大劫事不？

答：有。謂：夢。

問：如世尊說：「汝等當斷如夢之法。」此法是何？

謂：五取蘊。

何故「取蘊」說「如夢」耶？

答：剎那性故、不久住故、誑有情故、滅壞法故、虛為性故、難厭足故，說之如夢。